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编 著

人生有太多的相见恨晚，
有太多的悲欢离合，
竟在地老天荒中轮回，
情在物语妙喻里重演。

玉女情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精典小说选

玉女情渊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204-08159-5

I. 校...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编辑:乌恩其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2059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 字数:1300 千字

ISBN 7-204-08159-5/I·1727

全 14 册 定价:417.6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简介

长篇小说《玉女情渊》，描写了生活在一座中等城市里的一名叫朱玲儿的漂亮女孩高考落榜以后步入社会，她来到省城寄住在叔叔家，企图求得一个工作以谋发展。但事与愿违，只好在一家闲休保健中心做按摩女郎。被社会上一个叫二毛的无赖下药迷奸。她返回原来的生活的城市里重新恋爱、结婚生活。二毛找到她，想重温旧情，玲儿不依，后被她丈夫知道，将二毛痛打一顿。后来她在不知不觉中搅入了一起杀人案。故事真实可信，可令所有曾经和公、检、法打过交道的读者或未与公、检、法打过交道的读者从中悟出法律现实存在的不足。

杀人——

相对社会来说是一件偶然事件。相对生活在相关现实的人们来说;相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无论是被杀的人还是杀人的人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对被杀的人和杀人的人来说则是一件必然的事件。是人都有爱和恨这两种不可分割的精神意识领域潜在因素,要么爱的要死,要么恨的要死,那就要看外在的条件是否促成它的必然——这就是人类的局限性。

朱玲儿生长在一座中等城市里。为了不让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号入座,我们把这座中等城市称之为中国中南某省的源河市。省城称之为源口市。朱玲儿的父母都是省城源口市人,文革末年插队到源河市附近县城的乡下,在小平出山那年双双招工到源河市一家塑料厂工作。跨入2000年之时,玲儿的父母在源河市生活了二十五年有余,但他们仍然怀念生他们养他们十八年之久的源口市。一心要把出落成人的独生女儿——朱玲儿送到省城源口市去发展。

这年六月。朱玲儿带着父母的嘱咐乘上去源口市的火车,在源口市东浦区桥南路小巷里的一幢旧式二层楼里找到了父亲的哥哥——她的大伯朱红卫家。其实她大伯家的环境还没有父亲家的环境好,住房也没有父亲家的大。虽说也是住的两间室,但面积要小的多。好在她大伯的大女儿早就嫁出了门,二女儿又远在深圳工作,婶婶才热接纳了她。她大伯是一个语言极少的老实人,在环卫局开垃圾车。婶婶到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女人,只是退休在家无事可做,整天泡在茶馆里搓麻将。朱玲儿的父母都是工人,没本事为她在源河市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看到大

玉

女
情
湖



伯和婶婶的样子,她的发展自然没的希望。有一天婶婶为她的事情操了心,说:“玲儿呀,我看你没有文凭,就是有文凭的姑娘也难找到工作。依我看哪,你不如去发廊学艺,将来开个发廊投资不大,也有发展。”

朱玲儿十八岁高中毕业后在家玩了两年多,现在长期闷在婶婶家也不是长久之计。便听了婶婶的话被带进一家门面较大的“休闲中心”。好在她长的十分地俊俏,老板娘一口答应留用了她。她天资聪明,很快掌握了洗头、按摩、洗脚、踩背松骨的活计。她的口才也很好,这是她最能讨得顾客们青睐来的地方,也是她最惹人喜爱的地方。凡是经过她的客人再来时一定要点她来侍候,这使她头一个月的收入就达到一千元。她把钱如数交给婶婶,婶婶要她自己存着为以后开发廊准备。

一天,两位穿戴比较讲究的青年来到休闲中心。老板娘像见了上帝一样热情周到,玲儿被唤去侍候其中一位瘦高个子的青年,那青年虽然长得十分得体,但不像其它顾客那样语言得体,总是在她身上的某个部位上评头论足。她把他泡好的脚擦拭干净以后将一只脚放在自己的左大腿上为他修剪,青年人舒服地靠在沙发上,盯着她的眼睛说:“为什么不把我的腿放在你两腿中间,别人给我洗脚时都这样的。”

她知道他是不怀好意,说:“那是别人,我是我,我有我的放法。”

青年人看她说话时的态度严肃,但面目表情柔和,语调轻松。如果换了别人,一定满不在乎地说“放那不一样。”或者说“就这么放又咋的。”于是认真地打量着玲儿,觉得她很有气质,这是他泡的姑娘中不曾有过的女人。他便显得认真起来,说:“我叫朱强强,别人都叫我二毛。小姐叫什么?我怎么样称呼你?”

“叫我玲儿好了。”玲儿一边为他修剪脚趾一边说。

“别用你们的艺名,什么苹果、香蕉的,都是老板给你们起

的。”二毛有些不相信。

“我说了叫我玲儿好了，你爱信不信。”玲儿无所谓地说着，一边尽心为他修老茧。

二毛看着她认真做事的样子，打量着她严肃但显得柔和的面孔，凭经验判断玲儿不是乡下姑娘，有一定的层次，大多在这种场合做事的女孩子都是附近县城或乡下的女孩子，她不像。他产生了占有她的欲望，直截了当地说：“能和你做朋友吗？”

“来这的客人都是朋友。”玲儿不冷不热地说。

“你有多大？”二毛又说。

“二十多。”玲儿应酬道。

“我今年二十六了，做你的朋友你不会看不上吧？”二毛说。

“你这人真怪，见人就做朋友，那你该有多少朋友了呀。”玲儿说。

“我对你是真心的。”二毛说。

“省省吧，你见谁都会真心的。”玲儿用力地为他按摩脚掌。

二毛没趣地和坐在一旁的同伴说：“桥桥，我这位姑娘怎么样？”

“还行，这里的姑娘都还可以，只怕你忙不过来。”被称为桥的青年说。

“我是认真的。”二毛说。

“那看你的本事了。”桥桥说。

桥桥在东蒲区桥南路一带混迹的很不错，这里的人们离他亲近一点的人都称呼他的小名——桥桥。关系远一点的人们大都称呼他的绰号——桥老大。其实他姓张，由于出生在汉水桥南，起了张汉桥这个名字。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浪迹街头，混到三十岁出头，总算在街面上混出了名气。这一带的大小事情在公安派出所不好解决的情况下一般都找他来解决，他就是这一带黑道上的老大。

二毛是桥老大的铁杆跟班。在跟着桥老大的几年里出尽了



风头，桥老大之所以把他放在身边是因为他眼明手快，头脑机灵，凡事都能出个主意，但他最大的弱点是好玩女人。今天遇见玲儿心里自然动了邪念。他本想洗完脚再做个按摩，但看桥老大起身要走不得不得跟着起身。老板娘见状赶来招呼道：“老大啊！再做个保健？”

“今天不做了。”桥老板着脸说。

当老板娘把他们送到门口时，二毛小声跟老板娘说：“这个叫玲儿的姑娘怎么样？”

“才来的学生妹。”老板娘小声道。

“开苞了吗？”二毛说。

“才来一个多月，看她样子还没有男朋友。”老板娘说。

“介绍给我怎么样？”二毛说。

“我问问看。”老板娘说。

“那就拜托你了。”二毛说完走出门外。

老板娘送他俩出门后把玲儿叫到一边说：“你来这时间不长，刚才这两个人可千万不能得罪，他们可是这一带有名的人物。那个叫二毛的人看上了你，想和你谈朋友怎么样？”

“我现在还不想谈朋友。”玲儿傻傻地说。

“你今年多大了？”老板娘说。

“二十一了。”玲儿说。

“傻丫头，该谈男朋友了。有个男朋友多好，凡事都能帮你，这二毛在这一带又罩的住，好多女孩想攀都攀不上呢！”老板娘说。

玲儿从来没有谈多男朋友，但看见过别的女孩子依偎在男孩的身边的样子，想像过谈朋友应该谈个什么样子的，在她的心目中男孩子应该帅气，可二毛这个人在她眼里是个十足的混混。听老板娘这么说当然不会同意。老板娘又说：“谈朋友就是这样子，先认识一下，谈的到一起就谈，谈不到一起就分手，你说是吧。”

玲儿不知道是否答应老板娘还是不答应老板娘，心里完全没了主见。第二天老板娘把她叫进一间按摩室里，她以为又要去给老板娘的哪位熟客作保健，进门一看是二毛一个人坐在保健床上。老板娘神秘地笑着说：“你们在一起谈谈。”说完关门出去了。

玲儿尴尬地站在房间里不知如何是好，好在二毛主动上前拉她坐在床上。一边说：“别怕，我这人其实很随和，你跟我玩熟了就知道了。”

玲儿平时在客人面前倒也大方，不知为什么今天在二毛面前显得格外地拘禁，抱着双手埋头不语。二毛又说：“你家是那的？”

玲儿仍然不讲话。二毛非常耐心地说：“这样吧，我请你吃饭？喝茶？上酒吧？”

玲儿傻了眼，不知如何面对这个二毛，更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为好，只听得二毛叨唠着个没完。二毛继续说着“你怕老板不让，没事，我二毛在这能当老板的家，走，跟我走。”说完拉起玲儿的胳膊往外走。

玲儿被拉的忍不住地说出话来：“别拉我好不好。”

这时老板娘赶来说：“有啥话说嘛，拉个什么？”

“我想请玲儿喝茶。”二毛松开手解释说。

“不要紧地去吧。”老板娘推着玲儿，又反过来对二毛说“二毛，我把玲儿交给你出去喝茶，怎么给我带出去的怎么给我带回来，可不敢欺负玲儿。”

“放心吧老板娘，你说什么时间回来我就什么时间带她回来。”二毛说。

老板娘把玲儿推到二毛面前说：“去吧，早点回来。”

玲儿被二毛拉出门，走出大厅。她不知道该往何处走的时候，只见二毛拦住一辆的士要她上去。她坦克不安地坐上去，心里七上八下，面的没走多大一会便停下，二毛从前面下车后说：



“下来吧！”

她老老实地下来，说：“这是那？”

“《泌圆春》茶楼，我请你喝茶。”二毛说。

“我不想喝茶。”玲儿不知道茶楼是怎么回事。

“上去吧！”二毛拉她的手说。

她躲开二毛的手。说：“我不上去。”

“上去喝茶玩玩，又没别的事。”二毛哄着她。

“我不去。”玲儿警惕地说。

二毛感到无奈，说：“这样吧，咱们去狂商场。”

玲儿想商场里面人多不怕他欺骗人。便说：“好。”

二毛带她到一家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她看的眼神撩乱。走到服装超市时更是让她神不守舍，二毛看她的眼神落在套裙上，好一会不曾离开，便说：“试试看？”玲儿脸红了，显得不好意思。他果断地向服务小姐喊道：“哎，有合她身的吗？”

服务小姐礼貌地走到玲儿的面前，说：“请问小姐腰围多大？”

玲儿红着脸，难为情地说：“我不试。”

“试试看，说不定你会喜欢的。”二毛说。

玲儿仍然难为情地说：“我不试。”

二毛向服务小姐命令到：“给她量量不就有了。”

“二尺一的腰。”小姐量完后说。

“快拿一套来试试。”二毛说。

玲儿被二毛推进更衣间，无奈地把套裙比在身上试了一下，这使她心情兴奋起来，干脆把门插上，脱下身上的衣服，把套裙换上，对着镜子左看右看十分满意。心想“回婶婶家把钱取来一定要卖下这漂亮的套裙。”她又转过身子回头看了一看，然后再转回身看着镜子，双手托起胸前隆起的乳房尽情地欣赏一番，极不情愿地脱下套裙，穿好衣服出来。

二毛迎上来问：“怎么样？喜欢吗？派给你了。”玲儿还没有明白他说话的意思，他便向服务小姐说“多少钱？”

“五百八十元。”小姐说。

“开个票。”二毛说。

玲儿听到“五百八十元。”的数目几乎傻了，在她一生中从没有穿过这么贵的衣服，也没有想过买这么贵的衣服穿，在她的姐妹朋友中更没听说过有这么贵的裙子。恍惚之间，二毛已在收银台交了钱走来对服务小姐说：“包好。”

二毛将打包好的套裙塞进玲儿怀里，玲儿却全然不知所措。但只听得二毛的手机在响，他拿着手机走到一边说了一些什么，便过来拉着她走出商场，上了一辆的士回到“休闲中心”。玲儿下车后他说：“你先回去吧，改日我来请你吃饭。”

玲儿抱着衣服走进“休闲中心”后，老板娘抖开她怀里的套裙惊诧地说：“二毛派的？”玲儿难为情地点了一下头。她又说“二毛对你满够意思的，头一次约出去就派这么好的裙子。”

有两个闲着的小姐跑来抢过裙子在身上比划着说：“哟！这样式满时新吗，极多钱？”

“五百八十元。”玲儿说。

“哟！什么时候有男孩给我送这么贵重的衣服才喜死了。”一个叫小苹的，身材高挑的女孩说。

这天晚上。玲儿回到婶婶家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那朱红色套裙在镜子前尽情地欣赏。打麻将回来的婶婶进门就说：“今天手气真臭，就是不开胡。”便走到玲儿身边欣赏起来。

“婶婶，怎么样？”玲儿说。

“满时新的嘛。”婶婶说“姑娘大了该打扮打扮了。”

常年板着面孔的叔叔站在一边不冷不热地说：“打扮那么好做事，招男孩惹事生非。”

“你晓的么事。”惹得婶婶一脸的不高兴。



第二天。玲儿是穿着新套裙来上班的。惹得所有的姑娘围过来评头论足的,大都赞扬她身上的衣漂亮,人更显得漂亮。还有许多羡慕的语言把她逗的心花怒放。

有客人来的时候,姑娘们都散了。她换上了她平日里穿的工作服。

玲儿躺在下面用自己的双膝顶着一位客人的腰部。说:“可以了吗?”

“真舒服呀!”躺在她身上的客人不断地呻吟着。

“行了吗?”她又说,并用双手尽力地托着客人的头。客人摆动着头,企图钻进她酥软的胸部。她顽强地托住那头继续说“行了,行啦!”

“再顶一会。”客人说。

她忍不住地把双膝倒向一边,那客人顺势倒下来,她起身扶持住客说:“好了,好了。”

傍晚。二毛又来了,拉住玲儿的胳膊说:“走,我请你吃饭。”

玲儿没有反对,她到更衣间换上朱红色的套裙出来,随二毛来到一家酒店的大厅里,在一个散台上坐下。

“吃什么?”二毛说。

“随便。”玲儿说。

“可没有随便的菜哟。”二毛说,并把菜单递给她。

玲儿从未进过这样大的酒店吃饭,心里本来就有一点紧张,更不知道什么菜是好,便把菜单推给二毛。说:“你随便点菜吧!”

二毛拿起菜单翻了翻对小姐说:“来个凉拌鹅肠,卤水鸭掌,蟹黄豆腐,香辣鳝片,就这吧。”突然又向玲儿问道“你家是那的?”

等那点菜的小姐走后,玲儿犹豫了一会说:“我父母都是源口市人,现在住在源河市。”

“怎么住到源河去了呢？”二毛说。

“还不是原来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招工到那里去的。”玲儿说。

“那你怎么到我们源口市来了呢？你住在那？”二毛说。

“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又找不到工作，所以就来到我在源口市的婶婶家。”玲儿说。

“你怎么会去当按摩女郎？一般都是乡下的女孩子干的活。”二毛说。

“我在源口市干这行不会遇见熟人，要是在源河市，我可不敢干这行当，我父母知道非杀了我不可。”玲儿说话间，席上的菜已上齐了，她看了看桌上的菜都是她没有吃过的，她想这桌菜一定很贵的，于是问道：“你在那上班？”

“开吃！吃吧。喝点酒吧？干吃多没意思。”二毛说。

“那我就喝点色酒吧。”玲儿的心情显然放开了许多。

“小姐！来一瓶干红。”二毛喊道。

“请问要什么干红？”小姐说。

“捡好的上。”二毛说。

“要几瓶？”小姐说。

“你看着办吧！”二毛生气地说。

小姐笑了笑说：“对不起，我这就给你拿。”

“另外你这有什么小瓶装的白酒？”二毛又喊道。

“对不起，我们这是大酒店，不经营小瓶装白酒。”小姐礼貌地说。

“那就拿瓶枝江王好啦！”二毛不耐烦地说。”

玲儿看二毛和服务小姐说话的口气有点男人味，不在是一个混混的形象。

二毛拿起筷子指了指盘子说：“还等什么？来，开吃吧！”

玲儿拿起筷子思文的，慢慢地吃着。“来干一杯！”二毛说，玲儿举杯少许喝了一点酒，他又说“我从来就没有上过班，

玉

女
情
洲



“我不愿意干那受人管制的工作。”

“那你做什么啊？”玲儿说。

“做生意！”二毛说。

“做什么生意呀？”玲儿说。

“什么生意都做，只要有钱赚我就做。比如拐卖妇女儿童、抢劫、扒窃样样都干，甚至杀人。”二毛说。

“杀人？”玲儿惊愕道。

“有人给钱的话我会杀的，说不定还会杀你的。”二毛喝了一口酒后说。

“杀我可没人给你钱的。”玲儿笑了。

“杀你不要钱，有爱就行了。”二毛说。

“去你的吧！谁爱你呀，美死你了。为什么要杀我？”玲儿说。

“因为我爱的人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二毛说。

“坏死了，不跟你说了。”玲儿撅了撅嘴，一副生气的样子。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二毛说。

“去，去，去。美死你了。”玲儿放下筷子瞪着二毛。

“你生气的样子更惹人喜爱。”二毛说。玲儿拿起一只筷子敲着盘子不语。他又说“我想你哭的时候一定非常的漂亮。”

“气死人了！”玲儿扔掉敲盘子的筷子说。

二毛没有理会玲儿，自顾喝酒吃菜。

玲儿喝了一会，说：“我们才认识，你又不了解我就说什么爱呀的，你说我那点值得爱。”

“你拿起筷子挟个菜吃了以后我告诉你。”二毛说。

玲儿果真拿起筷子挟了一鸭掌，说：“说吧！”

“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就发现你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二毛停顿下来，喝口酒，挟了一个河蟹慢条斯理地掰弄着。

“有啥不一样的？”玲儿迫不及待地问。

“你比别的女孩子有气质，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女孩子，我可

对你是一见钟情呀！”二毛说。

“瞎说。”玲儿恨恨地说。

第二天。玲儿照例在上班，她在姐妹里的人缘很好，她一直认为是老板娘的关心才使姐妹们如此地尊敬她，但她和客人们的关系更好，凡是来过的客人再来时一定要点她作按摩，或洗脚、洗头。并且都会说出比二毛更动听的赞美话。

这一天，那位想占玲儿便宜的、想把脑袋扎进玲儿胸脯里的客人又来了。他点名要玲儿为他按摩，玲儿躲避不过只好随了他。玲儿为他作完按摩后为他顶背的时候，他的脑袋没有像先前那样往下扎，但他的双手却从两侧伸下来摸玲儿的大腿和屁股。玲儿将顶在他腰部的双膝倒向一边，把他从她身上掀下来。老板娘过来劝说了好半天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傍晚要吃饭的时候。二毛又来请她吃饭，玲儿看见二毛心里自然欣喜。她换了衣服和二毛出去，想必又会被带到那家大酒店去吃饭，可的士却在一栋居民楼的单元门洞口停下。她警惕地问：“这是那呀？”

“朋友的家。”二毛拽着玲儿的胳膊，玲儿伴依伴就地随着他爬上三楼。他敲了敲门，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把门打开“二毛来了，快进来。”二毛把玲儿推进屋后随手将门带上。那女人惊叫道：“哟！二毛在那里玩了个这么漂亮的姑娘呀！”

“这是林姐。”二毛介绍道“这是玲儿。”

玲儿羞涩地向林姐点了一下头。林姐又叫道：“哟！还不好意思的呢！”这愈发使玲儿羞的满面通红，她向客厅看去，中央摆着一桌子宴席好像是等着他们的到来，桌子里面坐的是她见过的桥老大，他的左侧依次坐着两个陌生的男人，一个是和桥老大年龄相仿的男人，约莫有三十多岁，一个是年龄长一点的男人，约莫有四十多岁。林姐又说：“快进去坐，只等你们了。”

玲儿随二毛走到桥老大的右侧依次坐下。桥老大神气十足的目光逼视着她说：“怎么，不认得。”玲儿吓的把头深深地低

玉

女
情
洲



着,不敢言语。桥老大又说“小姑娘孩。二毛可要好好待人家啊。”

“那是的。她叫玲儿,你问问她我对她好不好?”二毛说。

“玲儿喝点什么?”林姐说。

“有干红吗?”二毛说。

“没有,只有葡萄酒。”林姐说。

“那就搞点葡萄酒给她。”二毛说。林姐走进厨房,二毛起身跟进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胶囊递给林姐小声说:“把这个放在她的杯子里。”

“什么意思呀?”林姐说。

“叫你放你就放你的。”二毛不耐烦地说。

“你这个王八蛋不会好好的泡别个,总这样干算啥?”林姐说。

“我那来的时间。”二毛说完走出来。

桥老大在向玲儿介绍她桌子对面三十多岁的男人,说:“这是林姐的老公,叫程四,你叫程哥好了。”玲儿转动了一下眼珠没有吱声。他便向厨房喊道:“好了没有?”

“来了,来了。”林姐端着一大杯葡萄酒从厨房出来,放在玲儿面前说:“开吃吧?”

“我可喝不了这么多酒。”玲儿说。

“喝多少算多少。”林姐说。

桥老大举起酒杯说:“来,干一杯!”

大家非常规矩地把酒杯端起来,惟独玲儿不端杯,二毛用胳膊肘捅了她一下。说:“端起来呀。”

玲儿端起酒杯看大家都喝干了杯中的酒,便把嘴唇挨着酒杯边缘轻轻地呷了一小口。

林姐在招呼大家吃菜的同时一边给玲儿夹菜,说:“玲儿多吃点。”

程四拿着酒瓶为每个人斟满酒以后说:“老大,老郭的事就